

在场的旁观者,时代的倒影

《柒》所收的七个短篇小说皆可归纳进“不道德故事集”的范畴



《柒》
文珍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2017年09月

“同时意味着什么?”是吉奥乔·阿甘本在《何谓同时代人?》一文里抛出的问题。在这篇文章中阿甘本对于“同时代性”作出了相关定义:“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,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,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。更确切而言,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。”阿甘本定义的“同时代性”趋向于“在场的旁观者”,即在靠近时代的同时营造飘忽不定的距离感,而这或许会成为我们进入文珍短篇小说集《柒》的某种路径选择。

在《柒》整部小说集中,《开端与

终结》是颇为典型的一篇。“我”在与好友季风的通话过程中,不断借用经验、想象去填充拓展关于季风的生活种种。这一期间,“我”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与旁观者,只有在小说结尾处,“我”与季风男友在宿舍路口意有所指的对话,让“我”从“旁观者”转变为“介入者”,但也只是转瞬即逝,“我”又迅速从“介入者”身份内抽离出来。假如套用形式主义者的说法,小说集《柒》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借助“在场的旁观者”形式来剖析当代都市群体纷繁复杂的精神意绪,而是以迥异个体的“发声”达成“在场的旁观者”的形式呈现。如《你仍是一位年轻人》的卷云、《牧者》的徐冰、《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》的曾今,以及《风后面是风》里那个失恋后调制“黑暗料理”的“我”,都是基于自身作为叙述核心的同时,对大时代集体意识进行主观性的游移偏离。

文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言明,《柒》所收的七个短篇小说皆可归纳进“不道德故事集”的范畴。诚然,从伦理视角出发,小说集《柒》诸篇各色男女形象在情感上的欺骗与背叛似乎都可判定是“不道德”,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,《夜车》、《开端与终结》、《牧者》等篇章中涉及的“不道德”更应该被指认为是一种深度怀疑、以至挑战固有生活方式的自我审视姿态。小说《夜车》讲述了丈夫老宋因为出轨与妻子濒临离婚,但在老宋被查出身患绝症后,妻子选择原谅他,并陪伴他外出旅游,

共度最后的时光。如果说,老宋在婚内出轨是一种“不道德行为”,妻子在老宋追悼会上与老宋婚外情人的互相怜悯,尽管未必被视作“道德”,但却是于生与死这样的更高层次暴露出当下社会普遍展开的所谓“道德评判标准”的残缺与荒诞。

对应小说集《柒》这一样本,我觉得有必要将上述所提及的“同时代意味着什么?”引申为“我们需要怎样的同时代书写?”当越来越多的书写者选择以诸如“揉碎、整合、拼贴、植入社会事件”等“极简模式”来张显对时代表征层面的“真实观感”时,同时代“背后”的一面也在相应顾此失彼的剪报式操作下遭到忽略、遮蔽。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个时代在本质上是“凹凸粗砺”,而非“平坦顺滑”,那么长久以来持续受到追捧、实则被肆意曲解的所谓“贴着地面书写”的现实主义写作策略,事实上在更多时候只会让人“硌得发慌”。

文珍在创作《柒》内七篇短篇小说时极力避免某种显而易见、确认无误的“真实”,因为这些周边布满“深坑”的“真实”很容易让写作者止步于某种带有窥私性质的描摹上。作为文本背后的“在场的旁观者”,文珍想要探求的是那些被“真实”遮掩的“阴影”与“缝隙”,是那些联系着小说内个体浮沉的精神介质。“同时代意味着什么?”文珍在《柒》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只是一片倒影。但,时代的倒影难道不也是时代本身吗?

顾奕俊

痴男怨女深情史

以深情的眷恋感受刻骨的温柔,以深情的双眸锁住一世的柔情,各种情圣、情痴、情癫,可谓代不乏人



《深情史》
刘丽朵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7年9月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,直教人生死相许”,这句流传甚广的写情名句,出自金、元之际的著名文人元好问的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中。自古以来,深情即是人性最珍贵、最美好的特质之一,以深情的眷恋感受刻骨的温柔,以深情的双眸锁住一世的柔情,各种情圣、情痴、情癫,可谓代不乏人。刘丽朵的新著《深情史》即是一部有关深情的历史——书中的内容虽然以爱情为主,却并不限于男女之情,人与人之间各类感情均可纳入其中。刘丽朵的写作以一个“情”字贯穿始终,古往今来以深情所引发的缠绵悱恻与恩怨纠葛,均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,情深可以入史,应该正是刘丽朵写作这部小书的初衷。

刘丽朵是以中国古代的小说笔记为线索来写作这部小书的。书中收录的七十多篇短小精致的故事,每个故事,皆有所本——既是化典新编,却又化腐朽为神奇;既过滤掉了原典中的荒诞不经之处,却又凸显出人性背后最真实的一面,增添了世俗气与人情味。正像刘丽朵本人所说的那样,她写作、或者说重新演绎的这些事情,“其实是用一个‘情’字取代了原先故事中各种无聊的命题”,说她是化典新编亦可,说她是原创亦无可。我个人觉得,刘丽朵其实是借古人小说笔记中的故事,来讲述她自己内心的故事,对于她来说,古人的小说笔记不过是一条能够抵达她内心世界的渠道,正是通过这条渠道,刘丽朵才得以以文字的方式向古往今来的深情人致敬,才得以阐发自己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,以及人世间的不同情感的感受,进而将一个“情”字大写特写,并予“深情”一词以全新的概念。

刘丽朵自称“情教中人”——所谓“情教中人”,就是将“情”作为一种信仰。体现在古人身上,就像明代文人汤显祖笔下塑造的一系列深情人一样,为爱而生,为爱而死,情之所

钟,生死以之;就是重情义,轻名利,率性而发,至情至性,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心灵的大爱之人。刘丽朵在《深情史》中同样塑造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,在她的笔下,有贪恋旧爱,宁愿去死,也不愿屈从权贵的韩冯夫妇;有跨越生死、却永生永世不得相见的杨舜俞和越娘;有终其一生的梦想,不过是想被埋进爱人坟地的王幼玉;有只想把这一世的日子碎碎地过,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做一对灶头夫妻的李幼奴……刘丽朵说:“一种爱情,强大而深刻,当它产生时令心灵达到浑融的无我状态,因而始终与孤独相伴。倘若恰逢其人,自然可以死生契阔,否则便是悲剧的诞生。”即形象地诠释了笔下所有人物的命运。

过去我们一直想当然地以为,生活在礼教樊笼里的古人应该是古板的、木讷的,甚至是性愚钝、不解风情。但在刘丽朵的笔下,古人的浪漫实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他们不仅有理想、有激情,而且有勇气、有担当,喜欢痛快地生,喜欢痛快地死,敢于过自己想要的的生活,敢于过自己想过的一生。刘丽朵讲述的故事虽然取自小说家言,却真实地表现出古典语境中的社会生活之于人性的影响,那种无谓的克制与心灵的迷茫,那种无形的压抑与内心的迸发,既彼此纠缠,又相互撕扯,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——比如,睢阳王早已故去的女儿,本来能够在爱情的滋养中获得重生,却因为爱人一时的不耐而失之交臂,有些性命攸关的爱情,越是恐惧失去,越要永生厮离。比如,侯诚叔爱上狐仙孤娘,却又辜负了孤娘,终于落得妻子故去,家产荡尽,只因一次负心,铸成终身遗憾!

与真诚、浪漫、直率的古人相比,倒是现代人身上再没有了那种执着于心的深情——他们在世俗的泥潭中摸爬滚打,越陷越深;他们以利益为出发点衡量一切,只看重结果,不注重过程。的确,这是一个世情凉薄的时代,且不说普通的亲情和友情,即便是男女之情亦已沦为现实利益的权衡与交换,心心相印、海誓山盟、天长地久、白头偕老……爱情的坚执与坚守,都已变成遥不可及的神话,甚至变成了痴呆与愚笨的代名词。事实上,深情并不仅仅象征着感情的深度,深情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,而刘丽朵的《深情史》则更像是一种深情的呼唤,她告诉你世间有过这样一种感情:坚贞自守,矢志不渝;不问结果,只求过程——若没有美好的过程,一个明艳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?

王焱

百年风雅说世家

回首家族往事,彰显文脉缕缕,鉴往知来,昭示后人从中汲取积极进取的昂扬力量



《百年风雅》
刘宣庆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18年1月

看到青岛刘宣庆兄的《百年风雅》,细说近现代以来的八个文化世家,想起一段旧事来。二十年前,孔庆茂兄热心张罗引线穿针,说是要搞一套文化世家的丛书。当时罗列的有翁同龢、陈寅恪、梁启超、冯友兰、钱锺书等,孔兄是《钱锺书传》作者,他写钱家,分派我写常熟翁家。当时是与北京一家出版机构说好的,谁料风云突变,停止合作。无奈之下,我与素昧平生未谋一面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先生联络,他看过部分书稿后,立即回复,可以出版,并且很快寄来了出版合同,这才有了2000年的这套文化世家丛书的流布传播。此后,就世家的图书,摇曳生姿,群莺乱飞,很是繁盛,给人以不无眼花缭乱之感。

世家这一说法虽然最早出自

《孟子·滕文公》,意指门第高贵、世代为官的人家,但大家印象至深的还是因为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“世家”这一文体。最早的世家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六卿:赵氏、韩氏、魏氏、智氏、范氏、中行氏,其中韩赵魏三家最终打败智氏,三分晋国,入选《史记》世家之列。因《史记》影响之大,如《孔子世家》《晋世家》《楚世家》《吴太伯世家》《陈涉世家》《留侯世家》《绛侯周勃世家》等,广为人知。魏文帝曹丕时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九品中正制开始,所谓名门望族,钟鸣鼎食之家,阅阅世族,四百多年几乎垄断了上层权力,一直到武则天时代才逐步打破这一官场垄断,让寒门士子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。欧阳修撰《新五代史》亦著《列国世家》。岁月更迭,语义演化,后来也泛指世代显贵的家族或大家,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:“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,弋猎博戏,乱齐民。”而颜师古则说:“世家,谓世世有禄秩家也。”梅尧臣在《川上田家》一诗中提到:“醉歌秋草间,颇与世家寡。”因世家而来,也就有了家世、世系、世居、世交、门第等说法。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中出现了“科第世家”,曹禺的《北京人》则有“读书世家”,小说家陆文夫有一小说,就叫《小贩世家》,“小贩而称世家,有点不伦不类”。刘宣庆参考了大量资料,搜集爬梳,呕心沥血,遴选了胡适、陈寅恪、黄炎培、张君勱、费孝通、钱玄同、邓稼先、朱希祖等八个世家,详略有序,娓娓道来,从这些家族的往事风云中折射国家的沧桑巨变,从这些在不同领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文人士子身上归纳家风传承,从这些世家的变迁

兴衰中沉吟人情世故,从辨析订正是而非的家族传说中正本清源,从不杂乱芜杂的文字瀚海中删繁就简,令人有一册在手眉目清秀、物有所值的踏实。

刘宣庆说到的陈寅恪家族,世人多知为义宁陈家,殊不知,这陈家父子与南京也颇有渊源。陈三立的散原精舍就在南京秦淮区的头条巷,而陈家兄弟中的陈方恪,当年经常听宋词先生提起他们往来交游的种种往事,但对陈方恪究竟家住何处并不清楚,刘宣庆把他从城南饮马巷搬到城北四卫头54号再迁到牯岭路26号,订正得清楚明白。刘宣庆关于朱希祖家族虽然简略,但是朱氏的一生遭际,颇多笔墨,朱氏自杀前的诸多细节,纪维周等人的回忆,当年一些人在清溪村1号家中的暴行,朱氏面见彭冲的日记,都是很有意思的立此存照。刘宣庆对黄炎培家族中众多子女提要钩玄的介绍,也很令人称道,却原来,黄孟复的成长进步不无黄竞武的影响,而黄竞武则是被汤恩伯的手下活埋的啊。张君勱的妻子王世瑛与郑振铎这位西谛先生还有着一段往事,而杨绛是费孝通的暗恋对象,费孝通的哥哥费振东、费青却原来也并非等闲之辈啊。钱家人才辈出,开枝散叶,刘宣庆笔下的钱家则是钱玄同这一支脉,既浓墨重彩钱玄同钱三强父子的光彩华章,也直言钱穆孙的曲折人生,并不曲言掩饰,支支吾吾。

家国旧情迷纸上,兴亡遗恨照灯前。回首家族往事,并非全是夸饰炫耀拾人牙慧,更不是津津乐道于秘辛掌故以助谈资,而是要彰显文脉缕缕,鉴往知来,昭示后人从中汲取积极进取的昂扬力量。 雷雨